



列傳卷九十七

宋史三百三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銀軍國事兼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教習

蘇軾

蘇軾子過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大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

三百八十五  
試禮部方時文礫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會鞏所為但實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發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切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後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檄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衝

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狀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日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

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洎卒賜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陰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與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

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天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

四自合九八  
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  
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  
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  
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  
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  
或欲兼采舉為策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  
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  
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  
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耻不言性命讀  
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

掩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故而樂於談耳  
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語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  
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  
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  
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  
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  
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  
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  
官將因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教府  
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

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這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矢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

詳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魚也不如捐網罟而入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繕祠部度五千餘

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踈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今者徒聞江制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

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揚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柰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汗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地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

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  
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  
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  
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  
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  
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  
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  
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  
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  
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至

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  
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  
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  
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  
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  
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  
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  
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  
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  
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



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燒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

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然嚚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

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

擅造律也提舉官駭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

番鍾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  
 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  
 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  
 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  
 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  
 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媒孽所為詩以為  
 訕謗遠赴臺嶽欲賞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  
 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  
 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  
 用輒為世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

史至真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  
 用曾鞏輩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  
 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各闕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  
 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  
 奏一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  
 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  
 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  
 安石曰一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  
 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  
 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

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嘗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一人不相合惇每以譴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

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何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賜銀紵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括歛民財十室九空歛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

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先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蓋不易也先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先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事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真

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試盡言耶先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觀有所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軾首肯之嘗讀祖宗實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鎮我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寢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

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寬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內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赦置獄遠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取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

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赦置獄遠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取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

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牌以為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

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徃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徃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荅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

四百一十八  
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  
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  
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  
中與滄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  
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  
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  
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  
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凌古河數里達于  
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  
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大湖

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激濁而江清漸  
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  
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  
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  
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  
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  
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  
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  
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  
龍圖閣學士出知穎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



字四百八十八  
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  
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  
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  
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顛流潁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  
郡有宿賊丑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  
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  
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  
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迺  
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執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  
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

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  
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  
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  
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  
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因多  
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  
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為國  
簿使道駕入太廟有赭繒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  
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  
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

字四百八十一  
蕭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  
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  
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  
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  
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  
高麗所請有其甚於此其可乎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  
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  
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  
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  
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

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雍蔽為急務臣日侍  
帷幄方當成邊顧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  
自通難矣然臣下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  
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  
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  
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臣之  
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  
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  
惟憂大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  
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

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  
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  
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  
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  
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  
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  
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  
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  
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  
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

陔以單身自徠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  
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  
和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  
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  
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帶芥  
人無賢愚比日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  
故僭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  
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僦入運甓畚土以助之  
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  
終身徽宗立移廣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

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文洵為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詩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等

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質自予也自為弟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群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實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宗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適迨過俱善為文適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

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  
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  
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  
山遂家穎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  
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源府稅次知穎昌府郟  
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  
其思子墨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蓋以軾  
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  
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筆遂箭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

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  
師恠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  
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  
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  
州器識之閑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  
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  
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  
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  
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  
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

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列傳卷第九十七

列傳卷第九十八

宋史三百三十九

開儀言上制置國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修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蘇軾元孫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為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書

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  
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  
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  
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  
大懼臣以爲憂樂之節易矣臣踈遠小臣聞之道路  
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  
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  
漢唐多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  
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  
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小

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  
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  
持救迅若兵火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  
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  
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  
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  
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  
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  
我何宰相不得已貶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  
洵被命修禮書見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

三年軾還轍為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  
已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  
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為之屬呂惠卿附安石  
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  
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  
為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為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  
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  
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  
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  
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

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  
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為晏之所言  
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  
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  
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  
王廣兼奏乞度僧牒數千為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  
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  
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  
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  
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為天下笑今何以異



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  
 之止之以為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為教授  
 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  
 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  
 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秘書省  
 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  
 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  
 皆在位窺伺得失輒自論去之呂惠卿始譖事王安  
 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  
 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

輟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石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在  
 後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舊役輒言自罷  
 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不習慣况役法關涉衆事根  
 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  
 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  
 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舊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  
 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  
 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  
 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為新格輒言進士來  
 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

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  
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  
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已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  
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  
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初  
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  
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  
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  
臣議棄守未決韓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  
不自言屢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

議發自朝廷得以為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  
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為後悔彼若點集兵  
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為恩不予則邊  
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况  
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  
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  
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  
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  
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為公著言  
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阻今不因其舊而脩其未至

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為責也重是謂智勇  
 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因  
 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  
 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  
 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  
 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  
 少矣然每有緩急主命一出舟車相衝大事以濟祖  
 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  
 歛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  
 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

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億  
 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  
 無益於筭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  
 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  
 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為都水監其二曰分曹案  
 以為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為將作監三監皆隸  
 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  
 司馬光秉政知其為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  
 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為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

字四百令八個  
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  
以為聰明手足賴之以為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  
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  
且壽乎今戶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  
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  
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為效則不恤  
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  
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戶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  
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甚嘉祐  
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

以來比之舊制亦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  
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  
埽之吏兵儲蓄田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泉之所向諸埽趨  
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斂  
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  
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  
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戶部之害也先帝一新官制並  
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  
實非利昔曹案所掌今內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  
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戶部不得與議訪

字四百令八不  
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  
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  
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  
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  
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  
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辨職為事則緩  
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  
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  
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  
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

而遂為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  
言此工部將作監為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  
多矣臣不能遍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舉北  
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  
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  
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不多亦在  
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  
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一而後  
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  
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減

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之流內銓今侍郎左  
 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  
 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  
 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  
 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  
 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  
 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  
 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  
 矣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  
 有所損將大致紛訐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

執請據實立額按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  
 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  
 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  
 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自復以  
 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賕刺配大防略依轍議  
 行之代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  
 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冬賦恨  
 不得見全集使還為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  
 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  
 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

夙然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輒面斥其非復上疏  
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  
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  
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  
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  
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  
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  
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坳牧無是理也  
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

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  
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  
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頹靡之俗將以綱  
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  
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  
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  
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  
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遂  
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  
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

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

經今累歲四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觀乎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



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入戶並出役錢上戶以家產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為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為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為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為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為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為三十六貫二年後滿為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挾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

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為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聞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况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内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取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

承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為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種誼等皆背約侵築實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却而不受西邊騷然輟乞罷育誼別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為然大臣竟主育誼不

從輟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厭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輟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輟曰凡用兵先論理之

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  
欲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為直此理最  
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  
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  
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要  
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  
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  
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  
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  
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

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輟奏曰夏兵十萬  
壓熙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巉此  
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熙河輒敢  
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  
夏地宣仁后遂從輟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  
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劉勰亦言之三省復  
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輟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  
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輟曰  
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  
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

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  
 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  
 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  
 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  
 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  
 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  
 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  
 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  
 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息止袒免減朝  
 廷之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

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  
 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  
 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  
 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  
 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文作之於前子  
 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  
 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權酤均輸之  
 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  
 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  
 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

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為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慎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為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為引漢武方先朝示以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壽真知袁州未

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奉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穎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文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進适

遜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為學有功輒亦愛獎之黃庭堅見而竒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為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遠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西州兵可與為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

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為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今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燾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間道自青崖關趨刁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竒兵擣刁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燾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蠻勢是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為軍監司農衛

辰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內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  
 用事自言為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荅  
 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為元祐邪說其學術議  
 論頗做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為提點明道宮元老歎  
 曰昔顏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  
 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  
 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扼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  
 王廣兼傳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解怨素有以得安  
 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

英邁之氣闕肆之文轍為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  
 力斥章蔡不主調亭及議回河產役與文彥博司馬  
 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  
 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  
 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  
 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列傳卷第九十八





字三自七十四个  
曰呂公泉遷著作佐郎知青城縣故時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獲利三倍民雖病不敢訐大防始均出納以平其直事轉聞詔立法禁命一路悉輸租于官槩給之青城外控汶川與敵相接大防據要置邏密爲之防禁山之樵采以嚴障蔽韓絳鎮蜀稱其有王佐才入權鹽鐵判官英宗即位改太常博士御史闕內出大防與范純仁姓名命爲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

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罪者又言富弼病足請解機務章十餘上而不納張昇年幾八十聰明已耗衣乞骸骨而不從昇有三年之喪以其子召之者再遣使召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守邊恐死塞上免以尸柩還家爲請亦不許陛下欲盡君臣之分使病者得休喪者得終老者得盡其餘年則進退盡禮亦何必過爲虛飾使四人之誠不得自達邪是歲京師大水大防曰雨水之患至入官城廬舍殺人害物此陰陽之沴也即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連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

平會執政議濮王稱考大防上言先帝起陛下為皇子館於宮中憑几之命緒言在耳皇天后土實知所託設使先帝萬壽陛下猶為皇子則安懿之稱伯於理不疑豈可生以為子沒而背之哉夫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首欲加王以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之心也章累十數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通判淄州熙寧元年知泗州為河北轉運副使召直舍人院韓絳宣撫陝西命為判官又兼河東宣撫判官除知制誥四年知延州大防防欲城河外荒堆砦衆

謂不可守大防留戍兵修堡障有不從者斬以徇會環慶兵亂絳坐黜大防亦落知制誥以太常博士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華嶽摧白山屬渭河被室暑衆大防奏疏援經質史以驗時事其略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書云惟先格王正厥事願仰承天威俯酌時變為社稷至計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神宗以彗星求言大防陳三說九宜曰治本曰緩未曰納言養民教士重穀治本之宜三也治邊治兵緩未之宜二也廣受言之路寬侵官之罰恕誅謗之

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四也累數千言時用兵  
 西夏調度百出有不便者輒上聞務在寬民及兵罷  
 民力比他路為饒供億軍須亦無乏絕進直學士居  
 數年知成都府哲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權開封府  
 有僧誑民取財因訟至廷下驗治得情命抱具殺即  
 其所杖之他挾姦者皆遁去館伴契丹使其使黠語  
 頗及朝廷大防密擿其隱事詰之曰北朝試進士至  
 心獨運賦不知此題於書何出使錯選不能對自是  
 不敢復出嫚詞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以待遇之  
 計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

棄之則弱國守之又有後悔為當奈何大防言夏本  
 無能為然屢遣使而不布誠疑者蓋料我急於議和  
 耳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以觀  
 厥意足以測情偽矣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棄此慮  
 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為先太祖用姚  
 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  
 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  
 在於得人而已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  
 封汲郡公西方息兵青唐羌以為中國怯使人將鬼  
 章青宜結犯邊大防命洮州諸將乘間致討生擒之

三年呂公著告老宣仁后欲留之京師手札密訪至  
于四五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提舉修  
神宗實錄大防見哲宗年益壯日以進學為急請敕  
講讀官取仁宗適英御書解釋上之實于坐右又撫  
乾輿以來四十一事足以為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  
仁祖聖學使人主有欣慕不足之意哲宗御適英閣  
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漢武帝籍南山提封為上  
林苑仁宗曰山澤之利當與衆共之何用此也丁度  
曰臣事陛下二十年每奉德音未始不及於憂勤此  
蓋祖宗家法爾大防因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自二

代以後唯本朝百二十年中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  
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曰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  
如漢武帝五日一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  
父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  
朝必先致恭仁宗以妣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  
此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相  
見唐入閣圖有昭容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  
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  
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華  
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

字四百八十八  
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  
人力哉亦欲涉歷廣庭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  
代人主在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  
聞陛下昨郊禮畢具禮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也  
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朝用法  
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也至於虛已  
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翫好不用玉器不貴異味此皆  
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  
行家法足以爲天下哲宗其然之大防朴厚恂直不  
植黨朋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立朝挺

挺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恩嫁怨以邀聲譽凡  
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  
公未可即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  
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穎  
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入辭哲宗勞慰甚渥  
曰卿暫歸故鄉行即召矣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  
墮壞後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  
奪學士知隨州貶秘書監分司南京居郢州言者又  
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爲誣詆徙安州元大忠自  
渭入對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

獨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犬防朴直為人所賣三  
 一年可復相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  
 力紹聖四年遂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  
 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  
 氏尚有遺種遂薨年七十一大忠請歸葬許之天防  
 身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無嗜好過  
 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翼如神  
 宗常自送之與大忠乃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  
 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為  
 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

難相與有善則書于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  
 而行罰不悛者絕之徽宗即位復其官高宗紹興初  
 又復太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謚曰正愍

大忠字進伯登第為華陰尉晉城令韓絳宣撫陝西  
 以大忠提舉永興路義勇改秘書丞檢詳樞密院吏  
 兵房文字令條義勇利害大忠言養兵猥眾國用日  
 屈漢之屯田唐之府兵善法也弓箭手近於屯田義  
 勇近於府兵擇用一焉兵屯可省矣為簽書定國軍  
 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諸道立緣邊封溝大忠  
 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為懷撫外國

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父喪起復知代州契丹使蕭素梁頴至代設次據主席大忠與之爭乃移次於長城北換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大忠數與素頴會凡議屢以理折之素頴稍屈已而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將從其請大忠曰彼遣一使來即與地五百里若使魏王英弼來求關南則何如神宗曰卿是何言也對曰陛下既以臣言爲不然恐不可啓其漸忱曰大忠之言社稷大計願陛下熟思之執政知不可奪議卒不以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

竟以分水嶺爲界下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言古者理財視天下猶如一家朝廷者家外計者兄弟居雖異而財無不同今有司惟知出納之名有餘不足未嘗以實告上故有餘則取之不足莫之與甚大患也乃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從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蝗爲災大忠入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工部郎中陝西轉運副使知陝州以直龍圖閣知秦州進寶文閣待制夏人自犯麟府環慶後遂絕歲賜欲遣使謝罪神宗將許之大忠言夏人疆則縱困則服今陽爲恭順實懼討伐宜且命邊臣詰其所以來之辭若惟

請是從彼將有以窺我矣時郡糴民粟豪家因之制  
操縱之柄大忠選僚家自旦入倉雖斗升亦受不使  
有所壅闕民喜爭運粟于倉負錢而去得百餘萬斛  
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謂曰狀元  
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也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  
之習既無用修身為己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  
治民之要涓自以為得師焉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  
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  
不敢不肅嘗獻言夏人戍守之外戰士不過十萬吾  
三路之衆足以當之矣彼屢犯王略一不與校臣竊

羞之紹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付以秦渭  
之事奏言關陝民力未裕士氣沮喪非假之歲月未  
易枝梧因請以職事對大抵欲以計徐取橫山自汝  
遮殘并進邈進禁不求近功既而鍾傳城安西王文  
郁亦用事章惇曾布圭之犬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  
職為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徙知同  
州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賁六子其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  
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參軍監延州折博務改光祿寺  
丞知三原縣請代賁入蜀移巴西縣賁致仕大鈞亦移



疾不行韓絳宣撫陝西河東辟書寫機密文字府罷  
移知候官縣故相魯公亮鎮京兆薦知涇陽縣皆不  
赴丁外艱家居講道數年起爲諸王官教授求監鳳  
翔船務制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  
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  
大鈞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  
繼乃稷來與一劔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  
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意折疆謂大鈞曰  
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禍矣大鈞怒曰公將以此言  
見忠邪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止恐公過耳諤見其

直乃好謂曰子乃爾邪今聽汝矣始許稷還是時微  
大鈞盛氣誚諤稷且不免未幾道得疾卒年五十二  
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而踐履之居父喪衰麻  
葬祭一本於禮後乃行於冠昏膳飲慶弔之間節文  
粲然可觀關中化之尤喜講明并由兵制謂治道必  
自此始悉撰次爲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於載而能  
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爲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  
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於禮每欲授習二代遺文舊  
制令可行不爲空言以拂世駭俗其論選舉曰古之

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進古今豈有異哉蓋未之思爾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憂其競進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矣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今欲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

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別能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于朝外則主教于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爲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不入于莊則入于釋疑聖人爲未盡善輕禮義爲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憔悴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在公之力宜無難矣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

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  
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大學博士遷秘書省  
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  
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永靜東光人兒時父居正課以書朝夕  
不少間或謂君止一子獨不可少寬邪居正曰正以  
一子不可縱也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家  
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縣比不得人俗化  
凋敝其賦甚重輸絹匹折稅錢五百綿兩折錢三十  
民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上請裁以中價轉運使怒

劾之摯固請曰獨一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朝  
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司使包拯奏從其議自是絹  
爲錢千三百綿七十有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  
活我是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  
聞人稱爲河朔三令徙江陵觀察推官用韓琦薦得  
館閣校勘王安石一見器異之擢檢正中書禮房點  
點非所好也才月餘爲監察御史裏行欣然就職歸  
語家人曰趣裝毋爲安居計未及陛對即奏論亳州  
獄起正小人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願少  
寬之又言程昉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命趙子幾

擅升畿縣等使納役錢縣民日數千人遮訴宰相京師喧然何以示四方張靚王廷老擅增兩浙役錢督賦嚴急人情嗟怨此皆欲以羨餘希賞願行顯責明朝廷本無聚斂之意及入見神宗面賜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此

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爲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爲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譁輕僞志近忘遠幸於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慎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於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又論率錢助役官自雇人有十害其略曰天下州縣戶役虛實重輕不同今等以爲率則非一法所能齊

隨其所宜各自立法則紛擾散殊何以統率一也新法謂版籍不實故令別立等第且舊籍既不可信今何以得其無失不獨搔擾生事患將使富輸少貧輸多二也天下上戶少中戶多上戶役數而重故以助錢為幸中戶役簡而輕下戶役所不及今槩使輸錢則為不幸三也有司欲多得產錢而患上戶之寡故不用舊籍臨時升降使民何以堪命凶也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不可闕非若稅賦有倚閭減放之期五也穀麥布帛歲有所出而助法必輸見錢六也二稅科買色目已多又槩率錢以竭其所有斯民

無有悅而願為農者戶口當日耗失廿也僥倖者又將緣法生姦如近日兩浙倍科錢數自以為功八也差法近者十餘年遠或二十年乃一充役民安習之久矣今官自雇人直重則民不堪輕則人不願不免以力歐之就役九也且役人必用鄉戶家有常產則必知自愛性既愚實則罕有盜欺今一切雇募但得輕猾浮偽之人巧詐相資何所不至十也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璠作十難以詰之璠辭不為司農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摯繪欺誣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壓於權

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  
曰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於上職也今有司  
遽令分析是使之較是非爭勝乃異交口相直無乃辱  
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  
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  
示百官考定當不如此臣言有取幸早施行若稍涉欺  
罔其就竄迹不報擊明日復上疏曰陛下起居言動  
躬蹈德禮夙夜厲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至於安且治  
者誰致之耶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爲已  
任得君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闢動搖舉天下無

一物得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始有聚  
歛之疑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  
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  
於求水利行於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  
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  
歷日而官自鬻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  
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狹少儂辯者取之  
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通  
變凡政府謀議經畫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決之然  
後落筆同列預聞及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其門

如市今西夏之款未入及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  
 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  
 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  
 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欲寬之嶺外神宗不  
 聽但謫監衛州鹽倉繪出知鄭州璉亦落職摯乞詣  
 鄆遷葬然後奔赴貶所許之先是倉吏與綱兵姦利  
 相市鹽中雜以偽惡遠人未嘗食善鹽摯悉意核視  
 且儲其羨以為賞弊減什七父老目為學士鹽久之  
 簽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  
 坊河渡法收淨利南京闕伯府歲錢四十六貫微子

廟十二貫摯歎曰一至於此往見留守張方平曰獨  
 不能為朝廷言之耶方平瞿然托摯為奏曰闕伯遷  
 商兵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歷世尊為大祀  
 微子宋始封之君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  
 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捍大患今若令  
 承買小人規利冗褻瀆慢何所不為歲收微細實損  
 大體欲望留此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從之又見  
 方平傳入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改集賢校理知太  
 宗正寺丞為開封府推官神宗開天章閣議新官制  
 除至禮部郎中曰此南宮舍人非他曹比無出劉摯

四百八十八  
者即命之俄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  
請問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共  
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開封不置曆事罷歸明  
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宣仁后同聽政召爲吏部郎  
中改祕書少監擢侍御史上疏曰昔者周成王幼冲  
踐祚師保之臣周公太公其人也仁宗皇帝盛年嗣  
服用李維晏殊爲侍讀孫奭馮元爲侍講聽斷之暇  
召使入侍陛下春秋鼎盛在所資養願選忠信孝悌  
博茂老成之人以充勸講進讀之任使殿燕坐時賜  
延對執經誦說以廣睿智仰副善繼求治之心他日

講道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  
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  
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  
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  
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  
宜取法哲宗然之摯又言諫官御史負缺未補監察  
雖滿六員專以察治官司公事而不預言責臣請增  
補臺諫並許言事時蔡確章惇在政地與司馬光不  
相能摯因久早上言洪範庶徵肅時雨若五行傳政  
緩則冬旱今廟堂大臣情志乖膠議政之際依違排



狠語播於外可謂不肅政令二二舒緩不振比日日  
 青無光風霾昏晦上天警告皆非小變願進忠良通  
 壅塞以答天戒竊確為山陵使神宗靈駕發引前文  
 不入宿摯劾之不報及使回既朝即視事摯又奏確  
 不引咎自劾無何確上表自陳嘗請收拔當世之耆  
 艾以陪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摯謂  
 使確誠有是請不言於先朝為不忠之罪言於今日  
 為取容之計誠無是請則欺君莫大於此又疏確過  
 惡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  
 神宗更新學制養士以千數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

密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  
 行法之所雖群居聚斝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  
 義存焉先帝體道制法超漢軼唐養士之盛比隆三  
 代然而比以大學屢起獄訟有司緣此造為法禁煩  
 苛愈於治獄條目多於防盜上下疑貳以求苟免甚  
 可恠者博士諸生禁不相見教諭無所施質問無所  
 從月巡所隸之齋而已齋舍既不一隨經分隸則又  
 易博士兼巡禮齋詩博士兼巡書齋詎至備禮請問  
 相與揖諾亦或不交一言而退以防私請以杜賄賂  
 學校如此豈先帝所以造士之意哉治天下者遇人

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應乎  
 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為而况  
 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  
 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  
 叟為言官執憲數月正色彈劾多所貶黜百僚敬憚  
 時人以比包拯呂勝元祐元年擢御史中丞摯上疏  
 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朝廷意在總覈下必有刻薄  
 之行朝廷務在寬大下必有苟簡之事習俗懷利迎  
 意趨和所為近似而非上之意本然也今因革之政本  
 殊而觀望之俗故在昨差役初行監司已有迎合爭先

下利言一槩定差一路為之騷動者朝廷察其如  
 此固已黜之矣以是觀之大約類此向來黜責數人  
 之皆以非法控克市進害民然非欲使之漫不省事  
 昧者不達矯枉過正顧可不為之禁哉請立監司考  
 績之制拜尚書右丞連進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  
 郎胡宗愈除右丞諫議大夫王觀疏其非是宣仁后  
 怒將加深譴摯開救甚力簾中厲聲曰若有人以門  
 下侍郎為姦邪甘受之否摯曰陛下審察毀譽每如  
 此天下幸甚然願顧大體宗愈進用自有公議必致  
 賤諫官而後進恐宗愈亦所未安宣仁后意解觀得

補郡去摯與同列奏事論人才摯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用哲宗及宣仁后曰卿常能如此用人國家何憂六年拜尚書右僕射摯性峭直有氣節通達明銳觸機輒發不爲利怵威誘自初輔政至爲相修嚴憲法辨白邪正專以人物處心孤立一意不受謁請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

怨勇於去惡竟爲朋讒竒中先是邢恕謫官永州以書抵處摯故與恕善答其書有永州佳處第往以俟休復之語排岸官如東濟傾險人也有求於摯不得見其書陰錄以示御史中丞鄭雍侍御史楊畏二人方交章擊摯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復者語出周易以俟休復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子故與摯之子游摯亦間與之接雍畏謂延見接納爲牢籠之計以冀後福宣仁后於是面喻摯曰言者謂卿交通匪人爲異日地鄉當一心王室若章惇者雖以宰相處之未必樂也摯皇懼退上章自辨執

政亦為之言宣仁后曰垂簾之初摯排斥姦邪實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當為也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給事中朱光庭駁云摯忠義自奮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光庭亦罷七年徙大名又為雍等所過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奪職知黃州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新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止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柰天下何憂形於色無一言及遷謫意四年陷邢怨之謗貶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惟

一子從家人涕泣願侍皆不聽至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初摯與呂大防為相文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怨曰改月遂除入朝之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鷹揚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為其心快意之地可為寒心其謂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為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忠彥為粉昆也怨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為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

梁燾王巖叟等以為摯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  
 用蔡京安博雜治逮問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  
 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哲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  
 嘗說司馬昭指劉摯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  
 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  
 會摯卒京奏不及考驗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  
 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立詔友其家屬用子歧  
 請得歸葬歧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涓於  
 湖外復摯中大夫蔡京為相降朝散大夫後又復觀  
 文殿大學士太中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曰忠肅摯

為升俊之路議貢舉欲先行實而後文藝去封彌謄  
 錄之法使有司參考其素行之自州縣始庶幾復鄉  
 貢里選之遺範論者歸之

論曰大防重厚摯骨鯁頌有德量二人者皆相於母  
 后垂簾聽政之秋而能使元祐之治比隆嘉祐其功  
 豈易致哉大防疏宋家法八事言非溢美是為萬世  
 矜式摯正邪之辨甚嚴終以直道愠於群小遂與大  
 防並死於貶士論寃之頌獨歸然高年未嘗為姦邪  
 所汙世稱其明哲保身然觀其論知州張仲宣受金  
 事犯顏辨其情罪重輕又陳刑不上大夫之義卒免

仲宣於黥自是宋世命官犯贓抵死者例不加刑豈非所為多雅德君子之事造物者自有以相之歟

列傳卷第九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

宋史三百四十一

開禧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兼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

勅修

王存

孫固

趙瞻

傅堯俞

王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幼善讀書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時學者方尚雕篆獨為古文數十篇鄉老先生見之自以為不及慮曆六年登進士第調嘉興主簿擢上虞令豪姓殺父莫敢問存至按以州吏受賕豪賂他官變其獄存反為罷去久之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為歐陽脩呂公著趙鼎所知

治平中入為國子監直講遷祕書省著作佐郎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不合即謝不往存在三館歷年不少貶以干進嘗召見便殿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元年神宗察其忠實無黨以為國史編修官修起居注時起居注雖日侍而奏事必稟中書俟旨存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故事神宗聽其言聽直節奏事自存始也明年以右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判太常寺論園丘合祭天地為非古當親祀北郊如周禮官制

行神宗切於用人存請自熙寧以來群臣緣論事得罪或誣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大過者隨材召擢以備官使語合神宗意收拔者甚眾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歲議法治獄者多乞不以赦降有司禁錮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也執政不悅五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京師並河居人盜鑿汴隄以自廣或請令培築復故又按民廬侵官道者使撤之二謀出自中人既有詔矣存曰此吾職也入言之即日弛其役都人驩呼相慶進樞密直學士改兵部尚書轉戶部神宗崩哲宗立永裕陵財費

不踰時告備宰相乘間復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二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三年遷左丞有建議罷教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不教非國家根本久長之計且先帝不憚艱難而為之既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門下侍郎韓維即存言去一正人天下失望忠謹沮氣譴邪之人爭進矣又論刑統不當罷侍御史觀不當罷諫官四方表識大辟刑部援比請貸

都省屢以無可矜恕却之存曰此祖宗制也有司欲之而朝廷破例殺之可乎又言比廢進士專經一科參以詩賦先帝黜詞律崇經術之意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爭之曰故道已高水性趨下徒費財力恐無成功卒輟其役蔡確以詩怨訛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始存之徙兵部確力也至是為確罷士大夫善其能損怨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揚潤相去一水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給隣里又具酒食召會父老親與酬酢鄉黨傳為美談召



為吏部尚書時在廷朋黨之論浸熾存為哲宗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或不察則濫及善人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為黨賴仁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禧觀遷右正議大夫致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議者指存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存嘗悼近世學者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備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居首營家廟建中靖國元年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同馬光嘗曰並駝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幼有立志九歲讀論語曰吾能行此徂徠石介一見以公輔期之擢進士第調磁州司戶參軍從平貝州為文彥博言脅從罔治之義與彥博意協故但誅首惡餘無所及轉霍邑令遷祕書丞為審刑詳議官宰相韓琦知其賢諭使來見固不肯往琦益器重之引為編修中書諸房文字治平中神宗為穎王以固侍講及為皇太子又為侍讀至即位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種諤

取綏州固知神宗志欲經畧西夏欲先事以戒即上  
 言待遠人宜示之信今無名舉兵非計之得願以漢  
 韓安國魏相唐魏徵論兵之畧參校同異則是非炳  
 然矣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  
 出知澶州還知審刑院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  
 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  
 侍從臣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  
 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  
 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青苗法  
 出又極陳其不便及韓琦疏至神宗感動謂固曰朕

熟計之誠不便固出語執政曰及上有意宜亟圖之  
 以福天下既而竟從安石固復領銀臺司孔文仲對  
 制策忤時政報罷固言陛下以名求士而士以實應  
 今反過之何哉今謂文仲之言以惑天下臣恐天下  
 不惑文仲之言以文仲之黜為惑也胡宗愈坐言事  
 逐蘇頌陳薦以論李定罷固皆引誼爭之時議尊僖  
 祖為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  
 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春陵而祖高帝宋  
 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為始  
 祖而為僖祖別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伸

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加龍圖閣直學士知真定府遼人盜耕解子平地歲且久吏爭弗能還固微得其要領折愧之正疆地二百里熙寧宗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時征安南建順州其地瘴癘不堪守固請棄之內徙者二萬戶謀者告夏人幽其主神宗欲西討固數言舉兵易解禍難神宗曰夏有釁不取則為遼人所有不可失也固曰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神宗笑曰此真鄙生之說爾時執政有言便當

度河不可留行固曰然則孰為陛下任此者神宗曰朕已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也豈可使宦官為之今陛下任李憲則士大夫孰肯為用乎神宗不悅他日固又曰今五路進師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為亂神宗曰大帥誠難其人呂公著曰既無其人曷若已之固曰公著言是也初議五路入討會于靈州李憲由熙河入輒不赴靈州乃自開蘭會欲以弭責固曰兵法期而後至者斬今諸路皆進而憲獨不行雖得蘭會罪不可赦神宗不聽其後師果無功神宗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改大中大夫樞密副

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提  
 舉嵩山崇禧宮哲宗即位以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徙  
 鄭州元祐二年召除侍讀提舉中太一宮遂拜門下  
 侍郎哲宗與太皇太后於其年高每朝會豫節拜儀  
 聽休於幄次固數乞骸骨太皇太后曰卿先帝在東  
 宮時舊臣今帝新聽政勉留輔道或體中未安取文  
 書於家治之可也固感激強起視事復知樞密院事  
 累官右光祿大夫五年卒年七十五哲宗太皇太后  
 皆出聲泣時文彥博致仕歸洛將宴餞崇政殿以固  
 在殯罷之輟視朝二日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溫靖

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  
 險而不為人所疾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  
 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  
 司馬光退處固每勸神宗召歸及光為陳州過鄭固  
 與論天下大事至數十曰公行且相宜視先後緩急  
 審處之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  
 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紹聖時奪遺  
 澤元符二年奪所贈官列元祐黨籍政和中徽宗以  
 固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其先亳州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友是徒鳳

翔之塾厚瞻舉進士第調孟州司戶參軍移萬泉令捐堽田修學宮士自遠而至改知夏縣作八監堂書古賢令長治迹以自監又以秘書丞知永昌縣築六堰灌田歲省科歛數十萬水訟咸息民以比召杜升太常博士知威州瞻以威茂雜群獫狁而難守不若合之而建郡於文川條著其詳為西山別錄後熙寧中朝廷經理西南就瞻取其書考焉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英宗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若夫積久

之敝陛下其思焉刑賞施設之失可革則革號令言動之過可止則止輔相賴其用宜責其效臺諫知其才宜信其說兵柄宜削諸宦官邊議宜付宿將蓋權不可矯而為也以從天下之望耳英宗稱善久之詔遣內侍王昭明等四人為陝西諸路鈐轄招撫諸部瞻以唐用宦者為觀軍容宣慰等使後世以為至戒宜追還內侍責成守臣章三上言甚激切會文彥博孫沔經畧西夏別遣馮京安撫諸路瞻又請罷京使專委宿將夏人入侵王官慶帥孫長卿不能禦加長卿集賢院學士瞻言長卿當黜不宜賞賞罰倒置京

東盜賊數起瞻請易置曹濮守臣之不才者未報乃  
求退力言追還昭明等英宗改容納其言二年秋京  
師大水詔百官言事多留中瞻請悉出章疏付兩省  
詳擇以聞從之時議追崇濮安懿王瞻引漢師丹董  
宏事謂其屬薛溫其曰事將類此吾必以死爭固吾所  
也中書請安懿王稱親瞻爭曰仁宗既下明詔子陛  
下議者顧惑禮律所生所養之名妄相訾難彼明知  
禮無兩父貳斬之義敢裂一字之詞以亂厥真且文  
有去婦出母者去已非婦出不為母辭窮直書豈足  
愛以斷大議哉臣請與之庭辨以定邪正已而皇太

后言尊王為皇瞻歎曰向者太后切責大臣議乃  
得罷今邪臣與中官交締歸過至尊而自為之地吾  
與首議之臣不並生矣因復力陳會假太常少卿接  
契丹賀正使入對英宗問前事對曰陛下為仁宗子  
而濮王又稱皇考則是二父二父非禮英宗曰御史  
嘗見朕欲皇考濮王乎瞻曰此乃大臣之議陛下未  
嘗自言英宗曰是中書過耳朕自數歲時先帝養為  
子豈敢稱濮考瞻曰臣請退諭中書作詔以曉天下  
時連日晦冥英宗指天示瞻曰天道如此安敢妄為  
褒尊朕意已決無庸宣告瞻曰陛下祗畏天戒不以

私妨公甚盛德也及使還聞呂誨等諫濮議皆罷去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劾伊尹傳說哉瞻皇懼言臣不敢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汾州神宗即位遷司封員外郎知商州又除提點陝西刑獄熙寧三年為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之於季世擾攘中措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不得留京師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改永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七年朝廷患

錢重議以交子權之命瞻制置瞻曰有本錢足恃法乃可行如多出空券是罔民也議不合移京西轉運使又以親老不行徙陝州請還鄉里除提舉鳳翔太平宮丁外艱服除易朝請大夫知滄州哲宗立轉朝議大夫召為太常少卿遷戶部侍郎元祐三年擢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以中大夫同知院事因進對言機政所急人才而已今臣選武臣難遽盡知請詔諸路安撫轉運使舉使臣科別其才第為三等籍之以備選注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於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

宋史三百四十一

宋史三百四十一

九

曹寧寫

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  
下執政議瞻曰自河決已八年未有定論今遽興大  
後後夫三十萬用木二十萬臣竊憂焉朝廷方遣使  
相視若以東流未便宜亟從之若以爲可回宜爲數  
歲之計以緩民力議者又謂河入界河而北則失中  
國之險昔澶淵之役非河爲限則北兵不止瞻曰王  
者恃德不恃險昔堯舜都蒲冀周漢都咸鎬皆歷年  
數且不聞以河障外國澶淵之役蓋廟社之靈章聖  
之德將相之智勇故敵帥授首豈獨河之力哉後使  
者以東流非便水官復請塞北流瞻固爭之卒詔罷

後如瞻所議洮河諸族以青唐首領寢弱可制欲倚  
中國兵威以廢之邊臣亟請興師瞻曰不可御外國  
以大信爲本且既爵命之彼雖失衆心無犯王畧之  
罪何辭而伐之若其不克則兵端自此復起矣乃止  
瞻又奏廢渠陽軍以紓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  
永樂遺民夏人聽命五年卒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語  
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輟視朝二日贈  
銀青光祿大夫謚曰懿簡紹聖中言者以傳會元祐  
諸臣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者春秋論二十卷史  
記抵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



卷西山別錄一卷四子孝謹瀛州錄事參軍獻誠唐城令其蚤卒彥詒太康主簿

傳堯俞字欽之本鄆州須城人徙孟州濟源十歲能為文及登第猶未冠石介每過之堯俞未嘗不在介曰君少年決科不以遊戲為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器雜非有他爾介歎息奇之嘗監西京稅院事留守晏殊夏竦皆謂曰子有清識雅度文約而理盡卿相才也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為監察御史充國公主下嫁李瑋為家監梁懷吉張承照所間與夫不相中仁宗斥二人於外未幾復還主家出瑋知

衛州堯俞言主恃愛薄其夫陛下為逐瑋而還隸臣甚悖禮為四方笑後何以誣諸女乎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鞠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內侍主者不遣堯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復聞外事矣臣以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賞罰焉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以廣視聽也縱而不問則讒者肆行民無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內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趙繼寵越次管當天章閣蔡世寧掌內藏而以珠私示內人堯俞以為嬖寵恩倖過失當防之於漸悉劾之時之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支

歲用不足誠不可忽然欲救其弊在陛下宜自儉刻  
身先天下無奪農時勿害商旅如是可矣不然徒欲  
紛更爲之無益聚斂者用則天下殆矣仁宗春秋高  
皇嗣未立堯俞請建宗室之賢以慰天下望及英宗  
爲皇子有司闕供餽仁宗未知堯俞言陛下既以宗  
社之重建皇嗣宜以家人禮使皇子朝夕侍膳左右以  
通慈孝之誠今禮遇有闕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  
是詔有司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起居  
舍人皇太后與英宗同聽政英宗有疾既平堯俞上書  
皇太后請還政父之間內侍任守忠有讒間語堯俞諫

皇太后曰外間物論紛惑兩宮之情未通臣謂天下  
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  
公况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  
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聲並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  
遂守忠堯俞言於英宗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  
頗錄其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反側且守忠  
已去其餘不問可也遷右司諫同知諫院英宗眷遇  
堯俞嘗雪中賜對堯俞自東廡升英宗傾身東向以  
待每奏事退多目送之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  
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所化英

宗納其言時英宗初躬庶政猶謙讓任大臣堯俞言大臣之言是陛下偶以爲然而行之可也審其非矣從而徇之則人主之柄安在願君臣之際是是非非毋相面從總覽衆議無所適莫則威柄歸陛下矣嘗因論事英宗曰卿何不言蔡襄對曰若襄有罪何不自正典刑安用臣言英宗曰欲使臺諫言以公議出之對曰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出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陝西言近邊熟戶頗逃失詔以內侍李若愚等爲陝西四路鈐轄轉運使招納歲一入奏事堯俞言此安撫經畧使

職也且若愚等陛下不信其言則如不用言必見於則邊帥之權移於四人矣尋罷之大臣建言濮安懿王宜稱皇考堯俞曰此於人情禮文皆大謬戾與侍御史呂誨同上十餘疏其言極切主議者知恟恟不可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亦不可也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設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簡宗廟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皆以諫濮議罷復除堯俞侍御史知雜事堯俞

拜疏必求罷去英宗面留之堯俞言誨等已逐臣義不當止因再拜辭英宗愕然曰是果不可留也遂出知和州通判楊洙乘間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也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又咕咕追言前日之闕政與誅謗何異神宗即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為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敢以為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為河北

轉運使改知江寧府陞辭言仁廟一室與藝祖太宗並為百代不遷之主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為時所容請提舉崇福宮先是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以事未白不受辭談者後伏誅堯俞坐不即捕削官職稍起監黎陽縣倉草場郡掾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為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雖寒暑必日至屢中治事凡十年哲宗立自知明州召為祕書少監兼侍講擢給事中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

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  
 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  
 史張舜民以言事罷詔堯俞更舉御史堯俞封還詔  
 書請留舜民不聽即以堯俞為吏部侍郎堯俞不可  
 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為吏部侍郎御史  
 中丞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  
 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為之一空堯俞曰確之黨其尤  
 者固宜逐其餘可以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而  
 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蚋之過耳無使有纖微  
 之忤以奸大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

至誠而御遐福也水官李偉議大河可從孫材導之  
 還故道堯俞言河事雖不可踰度然比遣使按之皆  
 言非便而偉又繆悠不肯任責豈可以遽興大役朝  
 廷遂置偉議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  
 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神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  
 皇太后語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  
 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獻  
 簡紹聖中以元祐黨人奪贈謚著名黨籍後黨錮解  
 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書寡遇人不設城府人自  
 不忍欺論事君前畧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

色初自諫官補郡衆疑法令有未安者必有所不從  
堯俞一切遵之曰君子素其位而行諫官有言責也  
郡知守法而已徐前守侵用公錢堯俞至爲償之未  
足而去後守移文堯俞使償久之攷實非堯俞所用  
卒不辯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  
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  
勇而能溫是爲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存固瞻堯俞初皆善王安石及其秉政未嘗受  
所誘餌與論新法終不詭隨及元祐區別正邪其論  
蔡確詩謗之罪恐爲已甚將啓朋黨之禍豈非先知  
之明乎他有更張隨事諫止未少循默然無矯枉過  
中之失故能不亟不徐進退有道在元祐諸臣中身  
名俱全亦難矣哉

列傳卷第一百

家六十一

皇女傳

卷之六

三

